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飘 (上)

世界名著经典阅读系列

是人类文明

发展史的缩写

能够穿越时间的隧道和历史的长河

为人们所长久研读

本系列丛书精选世界文学史上典范之作

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影响个人的行为举止

成为一个人思想中最深沉的积淀

因此可以说，她们塑造了人类文明

注解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耿雨

译

Gone with the wind

READ WORLD FAMOUS CLASSICS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飘（上）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耿雨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 : 全 2 册 /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 耿雨译.
— 北京 : 研究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99-0126-4

I. ①飘… II. ①玛… ②耿…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2523 号

飘 (全 2 册)

作 者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译 者	耿 雨
出 品 人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胡孝文 张 琨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 2 号中研楼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 真	010-63292534
网 址	www.yanjiuchubanshe.com
电子邮箱	yjcsfxb@126.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8.5
字 数	54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199-0126-4
定 价	89.80 元 (全 2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内容简介

《飘》是美国女作家米切尔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故事发生于美国南北战争前夕。作品在描绘人物生活与爱情的同时，勾勒出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次的异同，具有浓厚的史涛风格，堪称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经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小说中的女主角斯嘉丽是个娇生惯养的庄园小姐，经历了战争之后，蜕变为一个坚强的、自食其力的女商人。但其性格中具有自私、贪婪、坚定、敢爱敢恨等多重特点，是美国小说中最丰富、最饱满、最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小说中那段倾城之恋，更是美国小说史上最浪漫、更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该小说一经问世，即成畅销书，并于次年获得普策利奖，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畅销于世界各地，被出版商称之为“一切时代的畅销小说”。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第 一 章	003
第 二 章	020
第 三 章	035
第 四 章	054
第 五 章	065
第 六 章	081
第 七 章	112

第二部

第 八 章	123
第 九 章	138
第 十 章	170
第 十 一 章	181
第 十 二 章	187
第 十 三 章	202
第 十 四 章	216
第 十 五 章	227
第 十 六 章	238

第三部

第 十 七 章	249
---------------	-----

第十八章	268
第十九章	281
第二十章	294
第二十一章	301
第二十二章	314
第二十三章	320
第二十四章	337
第二十五章	363
第二十六章	375
第二十七章	395
第二十八章	407
第二十九章	423
第三十章	436

第四部

第三十一章	457
第三十二章	472
第三十三章	486
第三十四章	498
第三十五章	517
第三十六章	540
第三十七章	569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585
第三十九章	608
第四十章	622
第四十一章	638
第四十二章	659
第四十三章	673
第四十四章	687

第四十五章	698
第四十六章	718
第四十七章	726

第六部

第四十八章	753
第四十九章	763
第五十章	781
第五十一章	792
第五十二章	797
第五十三章	814
第五十四章	829
第五十五章	840
第五十六章	848
第五十七章	858
第五十八章	870
第五十九章	875
第六十章	886
第六十一章	891
第六十二章	903
第六十三章	908



第一部



第一章

斯嘉丽·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一旦像塔俄勒顿家那对孪生兄弟被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就看不到这一说点了。她脸上混杂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前者属于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后者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这两种特征显得太不协调了。不过这张脸，连同那尖尖的下巴和四四方方的牙床骨，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不带一丝褐色，配上刚硬乌黑的睫毛和稍稍翘起的眼角，显得别具风韵。上头是两撇墨黑的浓眉斜竖在那里，给她木兰花一般白皙的皮肤划了一条十分惹眼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是极其珍贵的，她们经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保护起来，不让它们受到佐治亚炎热太阳的暴晒。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斯嘉丽同塔俄勒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亚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庄园阴凉的走廊里，她标致的模样儿使四周的一派春光显得更如诗如画了。她穿一件新做的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波翻浪涌般地飘展着，配上她父亲最近从亚特兰大给她带回的绿色山羊皮便鞋，显得分外相称。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了，而这身衣裳更把腰肢衬托得恰到好处，再加上里面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成熟了的乳房便跃然显露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朴实，发髻梳在后面的发型显得多么端庄，那双交叠在膝头上的白生生的小手显得多么文静，她的本来面目终归是掩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生在一张故作娇媚的脸上，却仍然是骚动的，任性的，生机盎然的，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相同。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的谆谆训诫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属于她自己。

那对双胞胎兄弟一边一个歪靠在她两旁的椅子上，四条小腿肚凸起的长腿在高筒靴里裹着，交叠在那儿，两个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斜眼看着由玻璃长窗透进来的阳光，说笑着。他们现在十九岁，个子有六英尺二英寸高，骨骼长长的，肌肉很结实，脸晒得黝黑，

深褐色的头发，欢快的光彩从两眼闪现出来，高傲而自负，穿着同样的深黄色马裤与蓝色的上衣，长相就像两个完全一样的棉桃似的。

屋子外面，场地上开着一丛丛饱满白山茱萸在一片绿色背景的衬托下，被阳光照得格外耀眼，两匹高大的马在马道上拴着，它们是双胞胎兄弟的坐骑，毛色红的像主人的头发一样；许多条瘦弱、秩序紊乱、不安的猎狗在马腿前吵吵嚷嚷，不管兄弟俩到什么地方去，这些猎狗一直跟随着，稍远一些的地方，一条随车的大黑花狗像贵族一样躺在那儿，口鼻都贴在前爪上，耐心地等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吃饭。

在猎狗、马和双胞胎兄弟之间，有一种比平常更亲近的关系，不管主人或者家畜，全都是年轻、健康、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高雅并且精神饱满，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兄弟俩不但精力充沛而且看上去带有危险性，但是对于那些知道怎样使他们顺从自己的人又显得十分可爱。

这三个人坐在走廊里，虽然从小就有仆人细心服侍，都同生在富有的庄园家庭，不过他们的脸看起来并不慵懒。他们强健并且富有活力，就像永远都生活在荒郊野外，不怎么读书的乡巴佬。在佐治亚州北部克莱顿县的生活还是新鲜的，虽然和奥古斯塔、萨凡纳、查尔斯顿等地比起来，有一点儿粗犷的味道，南部地区开化较早的文明居民看不起内地的佐治亚人，不过在这儿，在佐治亚北部，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使人们觉得可耻，只要在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可以了。例如说棉花种得好，骑马骑得好，打枪打得准，舞姿轻快优雅，追求女人潇洒体面，喝酒文雅，都是他们眼中所关注的事情。

这些事情，兄弟俩都很精通，但与此相反的是他们没有文化。虽然县里其他人家没有比他家更多的财产、更多的马匹、更多的奴隶，但是周围大部分贫穷的白人却都比他们俩的知识丰富。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斯图亚特和布伦特兄弟俩才会在四月里的这个傍晚，在塔拉庄园前走廊里聊天来消磨这个美好时光。佐治亚大学刚刚开除他们，这已经是两年的时间里第四所把他们赶走的大学。汤姆和博伊德——他们的两位兄长也同他们一块回来了，由于他们不想待在拒绝自己的孪生兄弟读书的校园中。斯图亚特和布伦特把最近一次被学校开除看成是个很有趣味的玩笑，而且斯嘉丽自去年从菲耶特韦尔女校离开之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当然也像他们一样认为此事令人高兴。

“我认为你们俩一点儿都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是一样，”她说道，“可是博伊德怎么办呢？他一直都想接受教育，你们俩接连把他由弗吉尼亚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里拖了出来，如今你们又把他由佐治亚大学里拖出来了。再这么下去，他

就别想完成他的学业了。”

“哦，他可以去菲耶特韦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学习法律呀，”布伦特漫不经心地答道，“还有，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必须在学习结束以前回家。”

“为什么？”

“当然是打仗啦，蠢货！谁都不知道这次战争什么时候开始，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就不能待在大学里了。”

“你们知道的，哪会有什么战争呀。”斯嘉丽说着，感到有点心烦，“都只是说说罢了。上星期埃什利和他父亲还跟我爸爸说，我们在华盛顿的委员们就南部邦联事宜和林肯先生达成了——哦——令人欣慰的一致意见。不管怎么说，北方佬也害怕我们会跟他们打起来。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我可不想再听到这些言论了，烦死人了。”

“不会有什么战争！”兄弟俩愤愤不平地叫了起来，就好像被别人骗了一样。

“哦，亲爱的，当然会爆发战争的，”斯图亚特说，“也许北方佬真的怕我们，但是，前天博勒加德将军用炮火把他们从萨姆特堡给轰跑了，这样，他们就必须应战，否则，他们在世人面前就成了懦夫。哦，南部联邦——”

斯嘉丽做了个鬼脸，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

“如果你们再提‘战争’这两个字，我就马上进屋去把门关上。这辈子我还从来没有对哪个词像对‘战争’这么厌恶过，令我更厌恶的两个字就只有‘脱盟’了。爸爸从早到晚都在谈论战争，来我们家看他的所有先生也都在大声叫嚷着什么萨姆特堡、州权、亚伯·林肯^①，我已经烦透了，烦得我几乎要尖叫起来。而所有的男孩也都在讨论这件事，谈论他们那个老骑兵连。所有的男孩除了此事就不会谈点别的，从今年春天以来的晚会从来没有过什么乐趣。我很高兴佐治亚州是等到圣诞节过后才退出联邦政府的，否则它就把那些圣诞晚会都给毁了。如果你们再提‘战争’这两个字，我就马上进屋去。”

她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的。对于不是以她为中心的谈话，她从来就不会忍受太久。但说这些话时，她脸上却挂着微笑，还刻意使脸上的酒窝显得深些。她飞快地眨着眼睛，那欢快俏皮的黑睫毛便一张一合的，就像蝴蝶在扇动着美丽的翅膀一样。她这么做，存心是要让两个男孩对她着迷，而他们也的确被她迷住了。他们赶紧向她道歉，说自己让她心烦了。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毫无兴趣就看不起她，反而把她看得更重。毕竟战争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他们以为，她的这种态度只不过证明她更有女人味罢了。

① 亚伯·林肯：亚伯拉罕·林肯的昵称

她把们从令人讨厌的话题引开之后，就兴致勃勃地返回他们眼前的环境中来。

“对于你们俩又一次被学校开除，你母亲都有些什么态度啊？”

他们一想到三个月以前被弗吉尼亚大学开除的时候母亲教训他们的态度，兄弟二人看起来有点儿不太自在。

“这件事情嘛，”斯图亚特说道，“她还没有机会说些什么呢，今天早晨，她还没有起床，汤姆和我们就离开家门，汤姆到方丹家去了，我们就直接到这里来了。”

“难道你们昨天晚上回家她也一句话都没有说吗？”

“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走运。上月妈妈在肯塔基州买了匹新种马，恰好在我们到家的时候给送来了，家里真是热闹。那匹大畜牲——长得太威武了，斯嘉丽，你必须得叫你爸赶紧来看看——就在到这里来的途中，还狠狠地咬了马夫一口，两个被妈妈打发到琼斯伯罗去接火车的黑人被踩伤了，我们回家以前，这马不但将马厩差点儿踢倒，还将妈妈那匹被称作草莓的老种马差点踢死。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马厩里，手里拿着一袋糖哄它，让它慢慢安静下来，居然真起了作用。几个黑人站在很远的地方，睁大双眼看着，几乎被吓坏了。但是妈妈却把这匹马当作一家人似的，还和它亲切地聊天，它正从她的手里吃东西呢，提起和马打交道，什么人都比不上她。她一看到我们就说：‘上帝呀，你们四个人又回家做什么呀？真的比瘟神还令人厌烦！’^①此时马像人一样把鼻子竖起来，她连忙说道：‘快点儿给我滚出去！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匹宝马生气了吗？明天一早我再来教训你们四个！’这样我们就去睡觉了，为了今天不被她逮住，我们一大早就溜出来了，叫博伊德一个人去应付她吧。”

“你们觉得她会打博伊德吗？”和县里别的人一样，斯嘉丽一向都不太习惯个子矮小的塔俄勒顿太太对待儿子的方式——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还对他们那么粗暴，而且有的时候他们还被她用马鞭抽打后背，只要她觉得有必要。

比阿特丽斯·塔俄勒顿总是很忙，她经营着一片面积很大的棉花种植园，一百个黑奴与八个儿女，同时还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脾气暴躁，很容易就被四个爱斗嘴的儿子气得怒发冲冠。她认为偶尔打打孩子对他们一点儿坏处都没有，虽然她不准别人鞭打她的一个奴隶或者一匹马。

“她一定不会打博伊德的，她从来都不曾打过博伊德，不但因为他是长子，而且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亚特回答说，对自己六英尺二的高个儿，他非常骄傲。“因此才叫

^① 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记载，由于上帝将一连串的祸害降到了埃及人的头上，埃及法老不得不允许受奴役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他留在家里向她交待一切。上帝呀，她的确不应当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已经十九岁了，汤姆已二十一岁，但是她还将我们当成六岁小孩看待。”

“明天去出席威尔克斯家的烤肉野宴的时候，你母亲会骑着那匹新马吗？”

“她这么想的，但是爸爸觉得很危险。还有，几个姐妹说什么也不支持。她们说她起码得乘马车去出席野宴，那样才像贵夫人。”

“希望明天别下雨，”斯嘉丽说道，“快一个礼拜了，几乎每天都下雨，要是把野餐改成家宴，那可太扫兴了。”

“哦，明天肯定会放晴的，并且像六月天一样那样炎热，”斯图亚特说道，“看到那落日了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还要红的，看落日是肯定不会判断错天气的。”

他们的视线掠过杰拉尔德·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向着通红的地平线看过去。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太阳在一片泛起的红霞中缓缓下落，四月白天的暖意慢慢地消失，透露出阵阵凉意。

那年春天来得很早，随着来的是几场温暖的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开放，山茱萸也以雪白的繁花将幽暗的河边湿地和远处的山岗装点起来。春耕已快要结束，落日如血的霞光把佐治亚红土地上新开的犁沟映照得更红了。饥饿而湿润的土地等候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它在犁沟的沙顶上显出是淡红色的，而在沟道两旁阴影遮掩的地方则呈现出朱红、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刷白了的砖房像坐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旋卷迂回的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但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波涛时，它立即僵化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弯弯曲曲的垅沟，让肥沃的土壤不致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是一片红得刺眼的土地，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红砖粉，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太平岁月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由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强烈对比的地方。尚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袒露在平静温和的阳光之中。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耸立着一片片处女林，它们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也是幽暗而清凉的，并且显得有点神秘，不怎么和善，其中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仿佛以轻轻的叹息声在发出威胁：“当心呀！当心呀！你们原先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噔噔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和黑奴们尖利的嬉笑声，这是那些干农活的人手和骡马从田地里回来了。同时从屋子里传来斯嘉丽的母亲

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替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黑女孩用尖脆的声调答道：“来啦，太太，”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熏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儿去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接着就听到瓷器当当和银餐具叮叮的响声，这时兼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听见这些声响，兄弟俩知道是该动身回家的时间了，但是他们确实不愿意回家，因为回家又得见母亲的面了。只好在塔拉庄园的门廊里徘徊，盼望着斯嘉丽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用晚餐。

“斯嘉丽，我们说说明天的宴会吧，”布伦特说道，“由于我们前些时间没在家，野宴和舞会的事情我们也不怎么了解，也不让我们在明天的舞会上多跳舞，那真是太应当了，你还没有答应他们吧？”

“唔，我答应人家了！你们兄弟俩是否会回来我又不知道。我怎么能冒着做壁花的危险在一边等着伺候你们二位呢？”

“做壁花？你？”听完斯嘉丽的话，两个小伙子哈哈大笑起来。

“听我说，亲爱的。你一定要和我跳第一支华尔兹，和斯图跳最后一支，接着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我们还要在楼梯平台上坐着，让金西黑妈妈再为我们算命，就和上次舞会一样。”

“我不愿意让金西黑妈妈算命，你们没有忘记吧？她说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的男人，但是我厌恶黑头发的男人。”

“这样啊，亲爱的，你喜爱红色的头发吗？”布伦特说道，傻乎乎地笑着。“现在，快告诉我们，你同意和我们跳全部的华尔兹，并且和我们一起用晚饭。”

“要是你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亚特说道。

“你说什么？”一听见“秘密”这两个字，斯嘉丽一下子兴奋起来，同个孩子一样。

“斯图，你说的是前一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说的那件事情吗？如果是那件事情，你一定别忘记我们过去发誓不告诉其他人的。”

“唔，是皮蒂小姐跟我们说的。”

“什么小姐？”

“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你晓得的，正是埃什利·威尔克斯的表姐，也是查尔斯与梅勒妮的姑妈，在亚特兰大居住的那个。”

“我知道她，一个很傻的老太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比她还要傻的人。”

“正是她，前一天她的马车从亚特兰大火车站路过的时候，我们正好在那里等着乘火车回来，她停下来对我们说，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举办的舞会上将宣布一门亲事。”

“唔，这我知道了。”斯嘉丽丧气地说道，“不就是她的傻瓜侄儿查尔斯·汉密尔顿和哈妮·威尔克斯两个人嘛。这几年人们一直都在讨论他们快结婚的事情，但他自己好像对这件事情表现得不冷不热的。”

“你认为他很傻吗？”布伦特问道，“前一年圣诞节你可叫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无法不叫他转啊。”斯嘉丽毫不在意地耸了耸双肩，“依我看，他的确够婆婆妈妈的。”

“但是，明天要宣布的可并不是他们俩的亲事，”斯图亚特很得意地说道，“而是查尔斯的妹妹梅勒妮和埃什利订婚的事情。”

斯嘉丽虽然脸上不动声色，嘴唇却刷地变白了——就像是毫无防备被人猛击了一拳似的。一瞬间，她只是惊异万分，根本反应不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一动不动地盯着斯图亚特，从来不动脑筋的他以为她只是对此事颇感吃惊，并且觉得很有趣罢了。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梅勒妮小姐身体一直不太好，他们本来打算明年再宣布的。可是现在到处都在谈论战争，他们两家人都认为还是趁早结婚的好。因此决定在明天晚餐时宣布。好了，斯嘉丽，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你得答应明天晚上和我们一块吃饭。”

“我当然会答应的。”斯嘉丽机械地回答说。

“还要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舞。”

“行。”

“你真是太好了！我敢打赌，别的男孩一定会气得跳起来的。”

“让他们去气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可以应付他们的。哦，斯嘉丽，早晨的野餐也跟我们坐一块吧。”

“什么？”

斯图亚特重复了他的请求。

“当然。”

兄弟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高兴极了，可又觉得有点奇怪。虽然他们自认为是斯嘉丽心目中喜爱的意中人，可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份殊荣。平常，她总是要他们一再请求，她则一再搪塞，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们若不高兴，她就乐得哈哈大笑；而一旦他们生气，她就故意冷落他们。可是现在，她却答应明天一整天都跟他们待在一起——野餐和他们坐在一起，所有的华尔兹舞曲都跟他们一起跳（他们当然会安排好所有的舞曲都播华尔兹），晚宴的时间也归他们所有。能够这样，那么，被大学开除也是值得的。

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兴致大增。他们继续逗留在那儿，讨论着野餐和舞会、埃什利和梅勒妮，还不时打断对方的话，说说笑话，相互逗乐，同时明显地暗示斯嘉丽邀请他们吃晚饭。过了好一阵，他们才觉察到斯嘉丽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不知怎么，谈话气氛已经变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哥儿俩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一整个下午的欢快气氛已经悄然而逝，无影无踪了。对他们所说的话，斯嘉丽似乎并不很在意，尽管她还能明白无误地回答他们。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他们不明白的东西，兄弟俩察觉到这一点，感到颇为不解和不安。但他们还是在那儿又赖了好一会，可最终还是看了看手表，很不乐意地站起身来。

太阳已从新翻耕过的田地那边落下去了，黯淡的光线使河对岸高大的树林渐渐地看不清楚了。燕子轻快地在场地的上方飞来飞去，三五成群的鸡，神气活现的鸭还有迈着四方步的火鸡也陆续从田地里回家来了。

斯图亚特叫了一声：“詹姆斯！”很快，一个和他们年纪一般大的高个子黑男孩气喘吁吁地从房子拐弯处向着两匹拴着的马跑去。詹姆斯是和那群猎狗一样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跟随着自己主人的贴身仆人。小时候，他曾经是他们的伙伴，到他们整整十岁那一天就属于他们了。一看见他，塔俄勒顿家的猎狗就连忙从红土中跳起来，站好恭敬地等着主人来到。两兄弟和斯嘉丽握手告别，说明天早上，他们将会在威尔克斯家里等她。接着他们迅速地走下人行道，骑上马，在詹姆斯的跟随下，径直跑到栽了两行松柏的林荫道上，而且回转过头，朝斯嘉丽挥舞帽子大声叫喊。

走过一个拐弯处，看不到塔拉庄园之后，布伦特在到处是尘土的大路上勒住马，在一丛山茱萸下停下来。斯图亚特也和他一起停住，黑孩子在后面几步之外停住。一感到缰绳松了下来，两匹马就伸长脖子去吃路边鲜嫩的青草，猎狗们又在软和的红土上躺下，双眼放肆地看着燕子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着。迷惑而且稍带怒色的神情显现在布伦特老实巴交的脸上。

“听着，”他说道，“你不觉得她好像有点儿想把我们留下来用晚餐的意思吗？”

“我觉得她有。”斯图亚特答道，“我一直等着她说，但是她竟然没有说，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她应当把我们留下的，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我们回来的第一天，她很久没有看到我们了。而且，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话想告诉她呢。”

“我觉得，我们刚来的时候她好像非常高兴见到我们。”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